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恩幸

徐紇　鄭儼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舊題恩幸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私射咳唾之利乃苟進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

京也魏世王叡幸于太和之初鄭儼寵于孝昌之季此
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汙辱宮闈者亦何可縷舉斯乃
王者所宜深誡而齊末又甚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
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胡人龜茲雜伎封
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
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剥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
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惟郭秀
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梁伯

和陸翾兒之徒惟左右驅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其宦者之徒尤亡齊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此傳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武威姑臧人父橋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侍御中散叡少傳父業姿貌偉麗

景穆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
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
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内
參機密外預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太和二年孝文
及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
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故親
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
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

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義為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孝文從之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率常以夜帷載閹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亦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萬計及疾孝文太后每親視之侍官省問相望于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死孝文太后親

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廟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虎狀于諸殿令高允為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㺯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略如公

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帳中獻侍坐獻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于東西廊下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獻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哭以要榮利時謂義孝獻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死後重贈獻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獻母賈氏為妃立碑墓右父子俱葬城東相去里餘遷

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後襲王例降為公

魏書曰終太后世寵念如初

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後出為并州刺史與駕詣洛路幸其州民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處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謚質

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于時或勸椿仕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

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爾朱榮以汾州胡叛表椿慰勞之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廣訪讜言椿疏言政事之宜

魏書載椿疏曰陛下承綴旒艱運纂纖綵微緒忘飡日昃求衣未明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降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所致也伏願禮

賢登士傳舉審官擢申滯怨賑恤窮役使夫滋水沒
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圜土絕
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豈不天人幸甚鬼神感
怍
椿性嚴察下不容奸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
初椿于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
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
太原王爾朱榮居椿宅齊神武居晉陽人士輻湊椿禮

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悦次女

史糾曰王叡寵負辟陽恨無淮南神椎縱淫人考死史官紀其子姓條分派析不過椿妻為魏收次姑耳以瑣瑣姻婭遽使魏朝國史移為太原家譜不亦怪乎

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

遇患間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牧情同已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始終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

愚按魏收譽及其姑恐亦不虞之譽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崩仲興頗[illegible]侍護宣武即位轉

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咸陽王禧出奔上下徵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駕每臨饗其宅帝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聞百僚亦聳體承望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

雍州大中正尚書北海王詳以仲興賞報過優嘗面啓
宣武奏請降減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
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折其脅州以表
聞詳因百僚朝集厲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云
何至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仲興自後漸疎詔
奪其封邑卒于并州刺史
趙修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謐陽武令修本給事東宮
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

塞不閱書疏帝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修能劇飲至于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内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修修之葬父百官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塡塞門街又為制碑銘獸石柱于京師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

宣武留修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
脩恐不逮葬日驛赴定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
脩道路嬉戲殆無慼容或與賓客姧掠婦女裸觀從者
噂喈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
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
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候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
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
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

附脩後因忿鬬容伺其過列脩葬[illegible]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欄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搆成之乃容以聞始琛及李憑等曲事脩懼相連及禍爭共糾擿遂詔按其惡

魏書載詔畧曰脩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每加覆護而侏張不已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牛一聲東向改釁脩雖小人念其承侍在昔未忍加辟

鞭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

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摶蒱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顕監决其罪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决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

絶之以示已之踈遠以避禍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父謙之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帝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黄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修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内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

境相接皓欣於去内不以踈外為戚及脩等敗竟獲全
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
待如前皓既宦遊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
薦皓于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
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于天淵池西
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
列于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
貴寵日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之皓

娶僕射高肇從妹帝從母也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皓婣乃從之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文直閤劉胄本為詳薦常感其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

詳與皓等交關乃搆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帝乃召中尉
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
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殺之皓妻被髮出
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死胄後位直閤將軍季
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事獲寵位司藥丞仍主
廄閑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
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
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

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冡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謟附元乂乂有淫宴多在其宅武定初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美髭眉司空李沖貴寵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沖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沖者時託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

援然亦不甚附也邕父怡以邕寵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號二趙邕弟尚以邕故獵步兵校尉邕兼給事黄門後爲幽州刺史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怒乃考陽叔至死陽氏訴究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本代人遷洛陽家世寒微少以善於鼎俎

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帝崩剛與侍中崔光迎孝明於東宮累官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爵武陽縣公熙平中侍中遊肇出為相州剛言于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起自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食

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

彈處剛大辟澄為言于太后

魏書曰太后問廷尉少卿袁飜飜言剛口唱打殺應

坐大辟

削封三百户解嘗食典御剛頗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

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至三十年至此始解後

除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

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攀援復領御

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人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解領軍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乂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除中書舍人謟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

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乂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乂大得乂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

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理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寔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疋東走兖州羊侃

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
共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
之紇慮不免說侃乞師于梁侃從之遂奔梁文筆駁論
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于世

鄭儼字季然滎陽開封人父敬叔濮陽太守儼容貌壯
麗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
之知後太后被幽蕭寶夤西征以儼為友及太后反政
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

與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每沐浴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伏為謀主紇以儼寵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合當時政令歸于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孝明帝遇弒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爾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兵而叛尋為其所部下兵將共殺之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郭秀范陽涿人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右丞封壽陽伯親
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彦張華原之
徒皆深相附會
史斜曰華原為齊循良第一豈與小人作緣或亦效
杜征南故事賂遺洛中權貴使不為難耳史官遽加
深文為善者懼矣
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
至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使錄其家資粟帛

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洋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

此魏孝文所改已先見

父安恭敏善事人魏孝靜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斗柄齊神武以為淳直啓除給事

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士開幼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王好握槊士開善此戲故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是天帝王曰卿非世人是世神

北齊興亡論曰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悦恒在卧内同食共寢

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

興亡論曰頓鞭二百

徙配長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武成請之也

興亡論曰士開久别得還恩眄愈厚信宿間賞賜巨萬

及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黄門郎高乾

和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
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踈斥義雲反納貨于
士開除兖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為伯
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遭母憂
興亡論曰士開喪母傾朝追送尤諂者至悲不自勝
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
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云朕與卿本同心腹
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

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握手泣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愛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飲酒輒大發士開每諫不從後屬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段韶第始飲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帝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後俄

頃即追未至間連騎催喚奸謟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禮至說帝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横行之一日快樂可敵千年國事付大臣何慮不辦無自勤約也帝大悦于是委趙彦深掌東宫每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于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以為有伊霍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仍絶于士

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胡太后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遥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王湝馮翊王潤及叚韶安吐根共計屬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陳士開罪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杜鼠受納貨賄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諫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勿多言叡詞色愈厲開府安吐根以胡人亦繼言之太后曰别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言詞

咆勃無所不至明日歒等復至雲龍門令文遥入奏三
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
太怱速猶欲王等更思歒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
謂曰成妹毋子家計者兄力也厚賜歒等罷之太后及
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
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
歒等云文遥與臣同任事豈得一去一留並可為州且
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發遣歒等謂臣出必喜後主及太

后告勵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遥為西兖州刺史山陵畢勵等促士開就道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别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否士開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二宫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説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覩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後必有

太變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
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
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不臣召入殺之復
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
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録尚書事武
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亂
及武成崩后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
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治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

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然好内每早下直縱當直亦還宅晚始至門禁宿衛略不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握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之禁于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謡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隋書五行志曰齊童謡云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爾

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果如期
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録家口自領
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光説後主親曉軍士軍士果
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
頭反縛付趙彦深於凉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
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
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内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黄
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文定士開禀性庸

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塡門聚貨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

與亡論曰士開甲第當衢侔擬公室朝士無賴者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姻波聚屬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遇醫云王寒重應服黃龍

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強服遂得汗愈其勢傾朝廷如此雖以左道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持正違忤者亦頗能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即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興亡論曰士開所薦延奏無不遂澆薄邪佞愛踰兄弟名賢素士畧不交言士庶貴賤風節都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遥器能先見不敢指言此

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

興亡論曰提婆本出鞾工僅辨菽麥

後主在襁褓令令萱鞠養謂之乾阿嬭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辨取媚百端宮掖中獨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武平元年遷儀同

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録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媚穆昭儀養為女故提婆改姓穆及穆后立令萱號大姬即齊王皇后母氏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

三國典畧曰崔龍子為司徒功曹嫁女提婆求為司州司馬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絶先轉為率更令成婚

畢即用之尋有謡言牓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嫗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士榦見而劾之免其官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罪令萱于帝前罵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后廢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力不能遂乃畢辭厚禮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太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

后不可正閒乃外求左道行厭蠱術旬朔閒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視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更遣何物人作于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為正嫡引祖珽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

興亡論曰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匹以保母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内相提婆雖庸品厮濫而性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

興亡論曰提婆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叙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

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幾誣之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此與越誅吳伯嚭同然嚭無此便宜題目

高阿那肱善無人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皐王阿那肱初為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四年從破契丹及柔然以驕捷

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于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諂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為言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後主即位封淮陽郡王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在士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侍衛後主大寵遇之士開見殺後主

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録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賣獄鬻官韓長鸞憎疾良善那肱皆不如而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搆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録尚書刺史並如故周師逼平陽後主方獵天池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已陷乃奏聞後主明即欲入軍淑妃又請合圍彌致遲緩及軍赴晉

州命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至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耳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于是橋塹進軍使內參讓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耶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軍敗矣太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

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収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返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至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

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閹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渡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開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欵周武期生致齊主故不速報使後主被擒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

阿那肱說王謙三策甚善見謙傳附謙討墓是也不
忠于齊合誅
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自稱禿師于路中大
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爾國時柔然主阿那瓌在
塞北强盛帝尤忌之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
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者斯固亡秦者胡定于
窈冥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阿禿師不知鄉土姓名不居寺舍

出入民間語有奇驗嘗自呼阿禿師人遂名之神武
遷鄴以晉陽王業所基自鎮之時往來鄴下軍國大
事未出惟幄禿師先泄言民間末年執置晉陽城内
若聽其出入罪及門司時三門各有一禿師出徧執
不能禁神武後慮動民以妖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
鉤首禿師含笑無言後四五日有人從河西部落至
云道遇禿師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與語不應急走
西去　愚按此禿師者一耶二耶旣文宣時猶在則

無神武戮之之事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父永興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被殺勅咸陽王斛律光宜陽王趙彥深在京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秘皆令鳳口傳然後宣勅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委之除侍中領軍摠

知内省機密祖珽曾與鳯論事後主前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争鳳荅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殺斛律光鳳固執不從祖珽因譾之既殺光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後遅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光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吕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皆鳳約

敕責之進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實行尚公主賜甲第一區于晉陽主生男彌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日早參先被敕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伊家物從伊去後帝使往黎陽臨河築城戍曰若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耳可憐人生如寄唯

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步瞋目張拳有啖人勢每咤曰恨不剉漢狗飼馬又曰有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行既尚公主駕每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氏叚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後主遣陳德信檢視見孝言役官匠自營宅鳳及提婆

北史脫營宅至提婆七字語意不接今簡北齊書補

之

亦遣孝言分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

又以官馬與人乘騎帝因此發怒與提婆除名亦不露

其罪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

主晉陽走還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

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渡河至青州幷為周軍所獲

鳳於寵要中尤嫉人士朝夕譏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

冤酷皆鳳所為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

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隴州刺史

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鋌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時者則追贈王爵

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
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
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
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
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
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
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
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

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于後主便為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疾惡具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云我阿貞來否是時羣

妄多皆類此

隋書五行志曰後主嘗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為狐媚伏草中彎弓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斬之其人不自覺也時後主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為樂或衣繿縷行乞此妖妄像人又射之兵戎之應也未幾滅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

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覩魏氏以降亦後來殷鑒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八